

# 昔日寂寞开无主 今朝幽香入 万家

山花野草，能值几文钱？河北省宣化县的同志独具慧眼，使久居深山无人识的“野妹子”，进京入津，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从北京乘车向塞外行约 400 多里是太行山、燕山交会处，群山叠嶂。在山坳峡谷间，有一个个小盆地，形成了适于多种野生植物生长的小气候。每到鲜花盛开的时节，那婀娜多姿的重瓣白刺梅、黄刺梅，花团锦簇的小蘼，枝干婆婆的红瑞木，素净淡雅的东陵八仙花、银腊梅、珍珠梅，就在这深山僻野中争奇斗艳。但多少年来，她们在枉自俏丽多姿，长在深山人未识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年复一年自生灭。在宣化县，这样的野生花木有 40 多个品种，占地近 7 万亩。

看着这平平淡淡的山花野草今日开，明朝谢，山里人倒以为平常，谁也没往心里去，只把它们的干枝败叶做了柴火，化成袅袅青烟。

听说县林业局长魏义民要在山花野草上打主意，想用这些“柴火枝”去赚大钱，有人就颇有微言：“山柴子能值几个大钱！”

魏义民，这位全国林业学会的会员、林业工程师敏感地预见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花木经营将成为一项新型的产业。他决心请出久居深山的“野妹子”，让她们到城里去亮相，把山野之美送到千家万户。

魏义民带领技术人员，整整一年，踏遍沟沟岭岭，对全县的野生花木资源做了详细的调查，把它们种类、习性、生长期、生长面积都一一做了数据统计。他又对张家口、北京、天津等地的花木市场需求做了情报分析，结论是：开发野生花木资源大有可为。他把信息向县领导和社会进行广泛输送，还向农民传授各种花木名称、属性的知识，并允诺：“只要你们拿来样品，我帮你们鉴定、找销路。”

老魏说得真诚实在，有人心眼活动了。回回庄乡农民王尚喜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从山上刨了3500株珍珠梅、100株山玫瑰来找魏义民。老魏二话没说，带他来到了张家口市宣化区园林处，一堆昔日不值一个大钱的野山花，一下卖了1400元。

王尚喜卖山花得大钱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就在山乡传扬开来，山里人相信实打实的东西，看到大把的票票摆在面前，再也不犹豫观望了，纷纷进山去掘花。魏义民马上同张家口、北京、天津等市的园林处联系，很快就订出了上万元的供货合同。山里人开始真弄不懂这些添灶火的东西，在城里人眼中为何如此金贵。后来明白了，这些野生花木大都是木本植物，比起城市园林和人们庭院种植的草本花木来，不易损折、凋谢，更能经受风雨。何况，她们还有一种不加修饰的自然美和沁人肺腑的幽香。有些野生花木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如刺五加、沙棘、接骨木等等。

野生花木能卖钱，山里人已是喜出望外，然而，一笔意外

的交易又使他们进一步开了眼界。今年春天，张家口市宣化区供电局要绿化庭院，怕种不好花木，就请宣化县黄羊山林场承包。林场承包下来，还保证了成活率。工本费为4200元，加上技术服务费，林场共得8400元。这件事，使乡亲们认识到：对野生花木资源，加上技术服务，价值可以翻番。开发资源，应当走多层次、深加工、综合利用的道路。

全县有近5万亩野生沙棘，其果汁可制作高级饮料，果皮可以制酒和果酱，树皮可提取单宁制药，果籽可以榨油，一身都是宝。现在县里已同北京食品研究所达成协议，在该所的指导下，建一个年产200万斤，产值80万元以上的沙棘饮料厂。

乡亲们深知，“好饭不能一锅吃”，山上的野花再多，也经不住大面积的乱砍滥掘。对于这些宝贵的野生花木资源，要加以保护，使之近利远续，驯野成良。县里规定对于大面积花灌木，要实行分期间采，不许一槽挖。对于一些稀有花灌木，不仅不能乱采，而且要暂时禁采。例如重瓣白刺梅，山中生长很少，尽管有的单位愿以4元一株的高价大量收购，但还是不能采，要等到引种繁殖成功后，再采制销售。

现在，县里已对野生花木进行大面积人工移栽繁殖。今年春天，县林业局就收购了18万株珍珠梅，25000株小蘗进行栽培，成活率近70%。一些专业户也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搞了人工培植山玫瑰、黄刺梅、红瑞木等品种的试验。

现在，塞外僻野的山花已不再因无人赏识而寂寞独放，在祖国各地的花园里，在人们精心的看护下，它们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姿、芬芳娇艳。

（原载1984年12月30日《经济参考报》）

# 青草池塘处处蛙

——记农民漫画家陈跛子及其“青蛙”漫画组

正是蛙声四起的农历六月，我们来到河北省丘县采访了农民漫画家陈跛子和他带出的以“青蛙”命名的农民漫画组。当听了这位淳朴憨厚、幽默风趣的瘸腿老汉和他爱人李青艾绘声绘色的介绍后，我们深深为他们扎根农村、服务于农民的献身精神所感动，更为他们的成绩而惊讶。近年来，陈跛子和“青蛙”漫画组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 77 幅漫画作品，其中有 24 幅先后发表在《讽刺与幽默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新观察》等全国性刊物上。去年有 5 幅作品被选入文化部和 中国美协在北京举办的《中国农民漫画展览》，4 名组员获了奖。今年又有 32 幅作品参加河北省首届漫画展，著名漫画家华君武、方成、英韬、毕克官、韩羽对他们的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。当初被人讽刺为“癞蛤蟆”的“青蛙”组，现在却成长为丘县一支可观的漫画队伍了。

## 不做“天鹅”当“田蛙”

丘县的农民漫画能够进入艺术的殿堂，陈跛子是立了“汗马功劳”的。他是丘县农民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漫画家，是他的农民漫画首先登上全国的漫画画坛。

陈跛子本名陈玉理，因为他一条腿拐，所以作漫画时便起了艺名——陈跛子，并风趣地自称这是“有丑不能遮”，要“实事求是”。陈跛子是农民的儿子，今年52岁。早在60年代，这位好像天生具有“艺术细胞”的年轻农民，便开始了他学习漫画的生涯。当时，数不清的困难摆在他面前，繁重的农活劳作，累得他筋疲力尽；艰难拮据的生活，使得他连买笔墨纸张的钱也没有。在文化落后的丘县，他拜师无门，求教无人……但是，正如巴尔扎克所说：“一个有才能的人总是从人民中来的，富豪或贵族的子弟，习惯于养尊处优的环境，是不会选择走艺术家这条困难重重的道路的。”陈跛子正是克服重重困难在漫画的艺术道路上前进的。

60年代的中国农民，经济上是拮据的。家境贫穷的陈跛子当然更不例外。现在，如果我们翻开他早期的习作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位今天颇有点名声的农民漫画家，当年是用粗草纸、破烧纸、大黑纸乃至包装纸作画的。就是这些东西，陈跛子也是靠“鸡屁股银行”换来的。一旦这个“银行”出现了“赤字”，他便不得不靠卖破烂维持。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，繁重的劳动，磨炼了陈跛子的意志，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用漫画艺术为农民服务的信念。

陈跛子原来是名小学教员。1957年，为了画好农民漫画，

他毅然辞职回家当农民，把根扎在农村的泥土中。他说：“要画好农民，就不能脱离农村。”为此，他学习漫画的毅力和决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。他自立规矩“学漫画坚持三个字，疯、死、成，学成疯子，学到死，也要学成”。这种誓死不回的决心，使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每天，他拖着条瘸腿紧张劳动一天之后，晚上便伏在小油灯下认真地学画，经常熬到夜深人静或雄鸡啼晨的时候。农村活计很忙，他便“见缝插针”，不论是在田里干活休息时，或者是走在路上停下时，他都不停地用手指在地上作画，甚至连蹲厕所的一会儿时间也不白白放过。为此，他磨破了手指，磨掉了指甲。对于料理生活，他更是无暇顾及。有一次他爱人回了娘家，他的被子十几天没有折叠，耗子竟然在他被下做起窝来。“卧榻之下竟容耗子酣睡”，一时被人们传为笑话。人们见他学漫画入了迷，打趣地说：“陈跛子变成了画疯子！”

的确也是如此。为了收集资料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见到有漫画的报纸就捡、就要，甚至在厕所里发现了有漫画的报纸，他也要捡回来。陈跛子经常自称是“艺术的乞丐”。有一年冬天，他肩背手提着大卷小包，一跛一拐地走在保定大街上，恰巧遇到了河北省美协副主席韩羽。陈跛子真是喜出望外，他拉住韩羽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来要饭的！”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小时候来要过饭的！”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小时候要饭那时是要吃的，这回是向你要精神食粮！”原来，他是带着一大堆漫画到处求教的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陈跛子作漫画的技艺在不断提高着。年年月月和农民在一起，使他建立了对农民的深厚感情，丰富多彩农村生活，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1955年9

月，他创作了不好好为集体干活的漫画《草草了事》，刊登在《讽刺与幽默》杂志上，这是他的农民漫画第一次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。大丰收的黄金季节，他的漫画也获得了丰收。从此，陈跛子的艺术源泉大有一发不可遏止之势。从50年代到目前（除去“文革”十年），他共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70多幅作品，全国最高水平的漫画刊物《讽刺与幽默》1984年在介绍漫画家时，第一位就是这个农民画家。《中国艺术大系》编辑部还特约他写自传。

但陈跛子犹如潜在大地里的一条蚯蚓，多少年来他从来不想钻出地面，更不愿飞向天空，终日默默无闻地为大地耕耘，浑身沾满了泥土气息。“不做天鹅当田蛙”，这是陈跛子的志向，为此他多次辞职回家当农民。1957年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丘城文化馆工作，只干了一年便要求回家了。1960年他考上河北美术学院雕塑系，后来这个系改为教育系，他又一次要求回家当了农民。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农村度过的，直到1980年才调到县文化馆。这时，丘县农村经济发展，政治形势稳定，他深为农村的大好形势所鼓舞，每当他拿起画笔的时候，便想起了乡亲们对艺术的渴求，心头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，决心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心血，在丘县大地上浇灌出农民漫画这朵精神文明之花！

## 夫妻同育“青蛙”组

二十多年来，陈跛子经过刻苦努力，创作了大量农民漫画刊载在各级报刊上，他曾经幽默地对编辑说：“报刊不是公共汽车，不要给我这个跛子让座。”实际上，他的漫画被刊用是

因为他的画尖锐泼辣，幽默风趣，乡土气息浓厚，绝不是因为他跛子。正是由于他在漫画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造诣，所以他的名声也逐渐大起来了。还与一些全国著名的漫画家结成了密友知交。

但是，陈跛子决不满足于个人的成就，他要让丘县成为漫画之乡，要培养出许许多多的农民漫画家。为此，1980年3月，陈跛子和他爱人李青艾便组织起以“青蛙”命名的农民漫画组。这是一支阵容颇为可观的队伍，全组40多人，最大的42岁，最小的15岁，遍布全县几十个村庄。每逢星期六下午，这些“青蛙”们便从四面八方，奔向县城文化馆，听老师陈跛子和李青艾讲解漫画知识，分析每个“青蛙”的作品。陈跛子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屋里，被“青蛙”们挤得满满当当，屋里的气氛十分活跃。

为了组织、培养和教育“青蛙”小组的学习，陈跛子夫妻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！有的家长不愿让孩子学漫画，陈跛子一瘸一拐地多次登门去做说服工作；有些“青蛙”绘画基础差，长时间上不了路，人不了门，陈跛子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门进行辅导帮助；有的组员家里人手少，活忙不过来，影响学习，他们夫妻便亲自去帮助这些组员锄地干活……丘县后孝古村19岁的“青蛙”漫画组学员杨建峰，酷爱漫画，而且颇有点才气。但是，由于他家里人没有文化，不懂得漫画有何用处，所以不愿让孩子学习。陈跛子夫妻发现后几次登门到杨建峰家里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，李青艾也跑来跑去对杨建峰的母亲进行劝解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杨建峰的家长被感动了，思想搞通了。他们高兴地说：“让孩子学吧，俺们一定好好支持！”小杨重新回到“青蛙”漫画组以后，学习的劲头更足



了，有时候他一天只吃一个瓜就坚持学习一整天，还常常练习到晚上12点才回家，别人劝他注意吃饭和休息，他笑着说：“要是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那还算啥艰苦！”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，他的漫画水平提高很快。今年他创作的反映农村商品生产的漫画《养鸡专业户》被《讽刺与幽默》刊用，他画的反映农民生活变化的漫画《软座》被选送参加了河北省美术展览。

陈跛子对培养“青蛙”漫画组充满了信心，他十分自信地说：“我们中国女排能在小练习场里培养出世界冠军，我们在斗室小屋里也能培养出农民漫画家。”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夙愿，他孜孜不倦，不辞辛劳，把一滴滴艺术的乳汁灌输给“青蛙”组的每个组员。为了辅导学员王书理画好《责任制前后》这幅漫画，他冒雨骑车十五六里路去耐心地进行指导。学员任广强过去学过绘画，学漫画一时变不过形来，陈跛子夫妻研讨出好的引导办法以后，老陈便深更半夜骑车子去敲任广强家的门，把他喊起来进行辅导。为了指导小任画好一幅《窝里有几只小鸟》的漫画。陈跛子帮助他七易其稿。他的“徒弟”们似乎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，一个个都活像是“漫画迷”“漫画疯”。陈跛子为了求教可以使出“讨”的手段，学员们更是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他们在睡梦中悟出了漫画的新点子以后，曾不止一次地半夜敲门而入，把陈跛子从被窝里拉出来，研究如何按新点子作画。为了画好一幅漫画，废寝忘食，反复研究修改几次、十几次更是经常的事……

辛勤的耕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，一只只为农民喜爱的“青蛙”逐步健壮成长起来了，他们由根本不懂得漫画到自己学会画漫画，由初学水平不高到作品能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，

一步一步地成长着。二十多年前，丘县只有陈跛子一个农民漫画家，如今几十名组员参加到农民漫画作者的行列里来了。

## 听取蛙声一片

宋代著名词作家辛弃疾有首词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丘县农民漫画创作的发展再贴切不过了。如今，陈跛子培育的“青蛙”漫画组的成员们，扎根在农村，活跃在乡间田野，用手中的画笔歌颂丰收，颂扬正义，宣传“两个文明”，讽喻丑恶，有力地表达着农民的心愿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丘县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，农村面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，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。这些，都为“青蛙”漫画组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，他们以其敏感的大脑，高超的技艺，创作出一幅幅寓意深刻，生动活泼的作品。学员郝茂增在生活中看到有的农民承包果园后发家致富，被选为模范，于是创作了漫画《就他举手，就他不举手》，通过大队招标承包时就他举手，在选举劳动致富模范时别人选他“就他不举手”的巧妙对比，讴歌了党的富民政策实行后农村出现的新人、新事、新风尚。学员任广强创作的漫画《卖梁买粮，卖粮买梁》，可说是对三中全会前后农村面貌变化的真实写照。前两幅《卖梁买粮》画的是一位愁容满面的农民卖房梁，买口粮；后两幅《卖粮买梁》画的是这位农民富裕后笑容满面地坐着汽车去卖余粮，买房梁。一买一卖，一颠一倒，寥寥数笔三中全会后农民的变化跃然纸上，使人看后感到真实感人，寓意深刻。没有坚实农村生活底子的人，漫画技巧

再高也难画出这样的作品。另外，“青蛙”漫画组的组员们画的反映农民高尚品德的《桥》，反映农村变化的《责任制前后》《粮市今昔》《申请》等许多幅作品，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，被报纸、刊物所采用。

陈跛子经常教育“青蛙”组的学员们说：“青蛙不仅要歌唱丰收，而且要捕捉害虫，保护庄稼。”因此，学员们除了用漫画歌颂党的政策、农村的变化之外，也常用漫画讽喻农村中少数干部存在的不正之风、封建迷信、买卖婚姻等不良现象。学员王书理看到有的村干部自私自利、不顾别人，于是以《不正之水》为题画了一幅浇地图。注有“干部地”字样的白方块里，春水盈盈，波纹荡漾；黑色方块是农民地，一脸苦相的农民眼睁睁看着水从自己的地头流过。漫画作成后，一些人担心招惹是非，劝他不要投稿。但他考虑到这是农村实际情况，于是毅然将画稿投出。不久《讽刺与幽默》便采用刊出，村里人看了漫画反映说：“这幅画画出了我们的心里事，太好了。”陈跛子下乡体验生活时，有位老农向他反映：“现在我们富是富了，可大勺小勺一捞我们也就空了。”听到这种呼声以后，他便构思了一幅题为《大包……干》的漫画，画面上丰收之后的农民喜气洋洋，提着象征丰收果实的“大包”，但转眼间就被各种不合理的摊派掏“干”了。这幅画尖锐泼辣，义正词严，大胆维护了农民的利益，尖锐批评了不正之风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，受到多家报纸刊物的热烈欢迎。

青蛙是一种多么让人民喜爱的动物啊！它们在池塘里戏游，在田垄间出没，潇洒俊逸，灵活自如。仲夏之夜，它们唱起带着水音儿、沾着稻香的小夜曲令人陶醉，丘县“青蛙”漫画组的组员不就是这样一群惹人喜爱的青蛙吗？他们居住在

农村，活跃于乡间，自己是农民，又画农民，所以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农民的特性，深为当地农民所喜爱。今年春节前夕，他们在马头集镇上举办计划生育画展时，呼延停画的《母产五“千斤”，亩产五十斤》的漫画，十分引人注目，一些不注意计划生育的父母，看画后羞愧地低头而去；一群群姑娘则悄悄互相羞笑：“你过了门一定是这样！”去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，“青蛙”漫画组为配合打击刑事犯罪活动，以本县的一些实际案例为题材创作了一批漫画，在城关大街上展出后，参观的人熙熙攘攘，他们看了其中一幅拐卖人口的漫画后，义愤填膺，有的朝上面的罪犯吐唾沫，有的用手指着大声斥骂，青年小伙喊着：“见了这种人非砸扁他不可。”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。现在“青蛙”组已经成了人们信任的朋友，有些人遇到不合理的事就想找漫画组画张画。县食品公司宣传卫生法，也请漫画组协助举办漫画专栏，甚至有些人连工作调动不顺心、奖金发放不合理、自己受到某种歧视等，也找到“青蛙”组希望用漫画反映反映……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这是宋人赵师秀的两句诗。它描绘了江南梅子成熟季节雨声蛙声交织一片的热闹景象。陈跛子带出的“青蛙”漫画组，从刚成立时的7个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人，在短短几年内，他们创作漫画900多幅，巡回展出上百次，宣传群众成百万人，这不也是丘县农村所特有的“一片蛙声”的繁荣热闹景象吗？

（原载《新观察》1985年第15期）

# 功与罪

## ——国家重点水利项目引滦入唐丰润段工程重大贪污受贿案剖析

1985年11月5日清晨，一场强烈的“大地震”再次袭击了唐山市丰润县，震中：丰润县城大广场。震源：引滦入唐丰润段工程重大贪污、受贿案公开审判万人大会。

审判员的庄严宣判如同唐山大地震掀起的巨大冲击波，通过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迅速传向全县每个角落，在60万人民心中引起强烈震动。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：贪污、受贿38万元！天啊，一年前人们在这里刚刚开过丰润县引滦入唐工程庆功表彰大会，那巨幅横标当时显得是何等光彩耀眼：“丰润县引滦入唐工程荣获国家全优工程金牌奖”。横标下分明站着一排披红戴花的模范。而今天……

那站在最前面的两名罪犯，不正是当年引滦功臣杨子珍、刘泽勋吗？人们怎会忘记，一年前引滦入唐英雄谱上的记载：

“——引滦工程中涌现出的改革者杨子珍，全力为工程，

先后改革了6项较大的施工方案，为国家节省资金达20多万元，是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发着光和热，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着全部力量的人。”

“——水利专家刘泽勋，在接受引滦入唐工程任务之后，顾大局，识大体，谢绝唐山某单位每月200元的高薪招聘，愉快地奔赴引滦入唐工地。在工程准备期间，针对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地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修改方案，改进了3项设计，为国家节省投资20万元，被评为1983年度水电部河北省引滦入唐工程先进工作者。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将刘泽勋同志由合同工转为国家正式干部，并晋升一级。”

当年的杨子珍、刘泽勋是何等的踌躇满志，但仅仅一年时间，昔日的功臣，今日却站到审判席上，成为丰润县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受贿犯。

站在杨子珍、刘泽勋旁边的那个六十来岁的黑汉子是谁？该不是编入《丰润县发展商品生产能人录》的能人刘明吧？前不久不是还在到处盛传他“别人揽不来的活儿他能揽，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”的奇闻吗！

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的县委委员，沙流河工委书记朱宝章，杨官林乡年方29岁、年轻有为的党委书记任秀海，怎么也被押了上来？他们可都是丰润县有名的风云人物，难道……

一个接一个的疑问回旋在人们的脑海里。审判员那浑厚的声音在丰润大地上回荡：此案涉及38个单位，33名干部，47名党员……

丰润县一片哗然。

人们震惊，人们迷惑，这么多先进、模范、干部、党员，究竟是怎样变为罪犯的？！

**“谁能赚钱，谁能先富起来，谁就是改革派”这一变了形的观念诱导着引滦功臣跨过了功与罪的分界线**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大地震后的中国唐山，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座座工厂相继投产，条条街道重展新容。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，在地震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。党中央、国务院为保证新唐山建设的顺利进行，决定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，继引滦入津之后再投资7亿元引滦入唐，以进一步加快这座华北工业重镇的建设。

1983年初春，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，丰润县境内已是一片热气腾腾。国家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引滦入唐丰润段工程筹建任务下达到丰润县。工程总长8400米，大小工程50项，造价1620万元，工程期限要求从正式施工起两年内完成。

面对如此宏大的工程，丰润县委、县政府立即调集各路英才，组建丰润县引滦入唐指挥部。此时的杨子珍、刘泽勋也被分别从县交通局和县水利局调到指挥部，担任工程股股长和副股长，负责整个工程的技术指导。就这样，这两位20多年前的老同学，从此又走到了一起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。

1959年，杨子珍、刘泽勋这两位20刚出头的热血青年，响应党“保卫边疆、建设边疆”的号召，一同离开唐山开滦建筑工程学校，离开自己热恋着的故土、亲人，奔向祖国的西北高原。有人说，50年代的中国青年，是一代理想主义信徒，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。杨子珍、刘泽勋在荒凉的大西北干了整整三年。1962年，又一同响应党的号召，为减轻国家负担回到自己家乡。6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，经过大跃进留下的是大片荒芜的田野和满脸菜色的饥民。杨子珍、刘泽勋没有嫌弃自己家乡贫穷的土地，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。十年间，他们各

自成家，拉巴着五六口人过日子，活得异常清苦，但靠着信念他们挺了过来。1973年，命运之神才向他们露出笑脸，两人先后被抽调到县交通局和水利局工作。

杨子珍、刘泽勋来到梦寐以求的天地，在各自心爱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着聪明才智。

丰润县为数不多的办公楼、宿舍楼、大型桥梁都联结着杨子珍的名字，也为杨子珍赢得了国家正式干部待遇和助理工程师的头衔。

丰润县无数渠道、河闸、隧洞的设计施工无不闪烁着刘泽勋智慧的光彩；那本获得河北省水利科技三等奖的《防渗渠道施工技术》的小册子，更为他戴上了“水利专家”的桂冠。

如同经过长时间的海上颠簸突然望到了即将抵达的港湾，国家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引滦入唐工程的上马，又在杨子珍、刘泽勋的面前展现出一幅更为迷人的图景。他们发奋工作着，夜以继日地核实复制了全部工程的图纸资料，对全线16华里长的渠道和18座建筑物一一进行了复测，并大胆改进了图纸的不合理设计，共为国家节约资金20多万元。杨子珍为此赢得“引滦改革者”的称号。刘泽勋被评为省、市、县先进工作者，入了党，转了干。该得到的他们都得到了。

如果照此下去，杨子珍、刘泽勋的前程无疑将更加辉煌。但事物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，甚至会恰恰相反：1984年，轰轰烈烈的改革风暴挟持着商品经济的浪潮，冲击着丰润这块古老而封闭的土地，许多传统的生活观念、道德原则面临着挑战。层出不穷的新人、新事、新口号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在这其中，最富刺激的大概还要数河北省一位颇负盛名的“改革家”的讲话。



1984年初夏，丰润县委、县政府为改变干部群众的守旧思想，促进改革发展，特意借来这位“改革家”在唐山的讲话录音，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播放。

像虔诚的信徒等待接受神的启示一样，全县上千名干部屏声静气地聆听着来自“天国”的声音：

“……同志们，搞改革就不能怕人说这说那……什么投机倒把，《康熙字典》里都没有这个词。依我说，投机就是信息，倒把就是搞活。同志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搞投机倒把吧！……要搞活经济，就得大胆地给，大胆地要……干部不做买卖受穷活该……除黄金、大烟土、军火、人口不可买卖外，一切都可买卖……”

丰润县的干部们一片愕然，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在讲话吗？一些司法干部当时就提出质问，《康熙字典》里没有“投机倒把”这个词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里有。是按《康熙字典》办案，还是按《刑法》办案？后来传说，这部讲话录音传到一位丰润籍的中央领导那里，被痛斥为一派胡言，没有半点马列主义。但无论疑问也好，质问也好，都不过是私下议论，至于说中央领导的痛斥，也只是传闻，无从查证。然而有一点确信无疑，这位“改革家”的讲话如同一颗破坏性巨大的炸弹在丰润县上空爆炸，引起了人们思想领域的极大震动和混乱。

杨子珍、刘泽勋也被深深震撼了。他们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落后了几个世纪。长期被贫困压抑的物质欲火，在“改革家”的煽动下，炽烈地燃烧起来。杨子珍、刘泽勋在引滦工程指挥部率先喊出了“谁能赚钱，谁能先富起来，谁就是改革派”的口号。也就在此时，丰润县委、县政府为了加快工